

藝術與醫學(8)

梵谷是怎麼死的？

文・圖／張天鈞

2017年12月2日，看完梵谷的電影後，覺得雖然大家對梵谷的一生很熟，但這部電影《梵谷——星月之謎》，卻顛覆了我過去的想法，因此有必要再重新介紹一下。

過去我常說，梵谷想作牧師不成，追求愛情又失敗，一生（1853.3.30-1890.7.29）的最後十年用其雕刻般的線條留下大量的傑作，最後卻因癲癇和經濟問題自殺。只是常常在課堂上跟學生說，梵谷的解剖學顯然不太通，以致自殺都開槍打錯地方。其實根據電影的說法，梵谷並不是自殺的。

文生・威廉・梵谷（Vincent Willem van Gogh），於1853年3月30日出生於荷蘭的北布拉班特省，雖然他是長子，但其實有一名同名早夭的哥哥，此外有兩弟三妹，其父是荷蘭教會的神職人員。母親則是業餘畫家，熱愛大自然。她畫素描、畫水彩、畫野花、花束等，並收集成冊。梵谷的祖父也是牧師。梵谷的五位伯伯叔叔們，有三位是相當成功的藝術品交易商。梵谷的父親與這三位做藝術品交易商的叔叔伯伯感情很好，經常在一起談論藝術，因此，梵谷所成長的家族，與宗教和藝術有著深厚的淵源。

梵谷長大以後，先被伯父帶進歐洲最大藝術品交易公司「辜比」（Goupils）實習。他在這家公司勝任愉快。但是，在經歷了一場巨大的失戀之後，他突然從這個原本前途看好的行業中自我放逐，轉而走向宗教之路。

梵谷決定成為一個傳教士，也算是他對做牧師的父親的愛的回應。他曾在衛理公會的一所教會當中擔任助理，在教堂裡講道。而梵谷的悲天憫人的性格，也在這一段時期發展到極致。在他到比利時南部工業區波里納日傳教的時期，幾乎將自己擁有的一切物質全部給了出去，甚至到礦工的屋子裏居住，讓自己不僅是精神、也是實質上與這些礦工同在。當礦區發生災變，梵谷竭盡心力分擔礦工的苦境，甚至把自己的衣服都撕了當成繃帶，每天從頭到腳佈滿煤灰。但這樣極端

強烈的宗教情感與悲天憫人的性格，卻使福音布道委員會的成員，一致認為梵谷不適合擔任傳教士，他們覺得梵谷應當引導礦工認識上帝，而不是成為礦工的一份子，他們覺得梵谷這種邋遢、不成人樣的外表，會使人不願意信仰上帝。

隨後於1883-1885年在紐南時，梵谷完全埋首於繪畫。他曾付錢叫男孩找來鳥巢，然後在他的小屋中速寫下織布鳥的模樣。鄰居的女兒、比他年長十歲的瑪戈特·貝格曼，在梵谷獻身於繪畫時一直陪伴著他，並愛上梵谷，梵谷也予以回報，1884年秋季決定結婚，但遭到雙方家人反對。瑪戈特企圖以番

木鱉鹼（滅鼠藥）自殺，但梵谷緊急將她送到醫院。1885年3月26日，梵谷的父親死於心臟病，梵谷哀慟欲絕。

《吃馬鈴薯的人》（圖1），畫於1885年，可能是梵谷創作的第二幅主要的作品。1885年，他也創作了數組靜物畫。充分表現繪畫技巧的純熟，展露了平穩、嚴密的筆觸與色彩細緻變化。但這段期間，他常用的色系是昏暗的色調。

1861年，梵谷開始接受教育，就像一般荷蘭人一樣，學習多國語言，包括法語、德語及英語，直到大約27歲時，梵谷才開始了他的畫家生涯；然而，在他生前的最後十年



圖1：吃馬鈴薯的人。



圖2：李樹開花。

間，卻創作了超過二千幅畫，包括約900幅油畫與1100幅素描。

梵谷早期以灰暗色系進行創作，於1886年3月前往巴黎，於費爾南德·柯爾蒙的畫室就學，期間與弟弟西奧同住。在這段時間他倆人無需通信，所以此時的生活詳情難以被後人所知。他創作了幾幅巴黎街景作品，但在巴黎期間，梵谷搜集了一些日本浮世繪風格的雕版作品。早在安特衛普時，他就對這類藝術深表興趣，用浮世繪畫作裝飾了自己的畫室。他搜集了上百件此類畫作，並且在自己的很多作品裡運用了這種風格。1887年畫作《唐基老爹》的背景就有幾幅浮世繪。1887年，梵谷臨摹了雜誌《Paris Illustrre》上由日本畫家溪齋英泉繪製的一幅浮世繪，完成了仿作《花魁（仿英泉）》；而創作於1888年，以日本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的作品為原型仿作的《李樹開花》（圖2）更是強烈地表現了梵谷對日本藝術的熱愛。

梵谷在1888年2月赴法國南部的阿爾定居。高更於10月來訪，隨後梵谷由於與高更爭吵，高更憤怒之下於12月離去。梵谷因情緒激動而導致精神失常，於12月23日晚揮刀割掉自己左耳耳垂。然後被送至聖雷米療養院。

他在1890年5月21日去巴黎北部村莊瓦茲河畔奧維接受保羅·嘉舍（Paul Gachet）醫生的診治。1890年7月27日傍晚時用手槍自殺，29日傷口感染而死，享年37歲，

7月30日葬於奧維公墓。一生在支持梵谷的弟弟思奧由於過度悲痛和精神失常，不久在1891年1月25日逝世（根據電影中的說法，他有神經性梅毒）。梵谷一生中重要的人物可說是他的弟弟思奧，他不間斷、無私的提供梵谷經濟資助。有種說法是梵谷生前出售的唯一畫作《紅色的葡萄園》，也是由他的弟弟拜託友人購得。

我曾在《景福醫訊》寫過「梵谷與苦艾酒中毒」，2001年夏天，我到巴黎近郊走一趟，對奧維以及梵谷的生平特別感興趣，曾為文介紹梵谷生前到底罹患什麼病。他於1888年在法國南部阿爾時曾出現被害妄想，在追殺高更以後還割下自己的左耳，之後除了幻覺以外還間歇性的喪失知覺。由於他在法國南部阿爾割耳後送聖雷米療養院期間（1889.5-1890.5）所畫的圖《星月夜》充滿了漩渦樣的筆觸（圖3），因此也有人認為

他得了美尼悠氏症的眩暈症。到底他罹患的是被害妄想症、癲癇、躁鬱症或眩暈症呢？如果以醫學的觀點來看，好像這些疾病都很難解釋他的每一個症狀。不過苦艾酒中毒，加上精神壓力，和不斷的抽煙，也許最有可能。

1887年春天，梵谷在巴黎畫了一幅名為苦艾酒的圖畫（圖4），雖然顏色比以前鮮豔很多，但筆觸仍不夠強烈。苦艾酒是一種從苦艾屬的植物所提煉出來的酒，呈現翠綠色，裡面含有側柏酮（thujone）的成分。如果將苦艾油靜脈注射到兔子身上，會產生自律神經興奮作用，隨後抽筋而喪失知覺，很像癲癇發作。由於長期大量飲用對人體有害，1922年法國禁止再生產這種酒。目前對梵谷的病症，最合理的解釋是這樣的：苦艾酒裡面的側柏酮成分就像令人產生幻覺的藥物一樣，可以刺激大腦中的邊緣系統，放出



圖3：星月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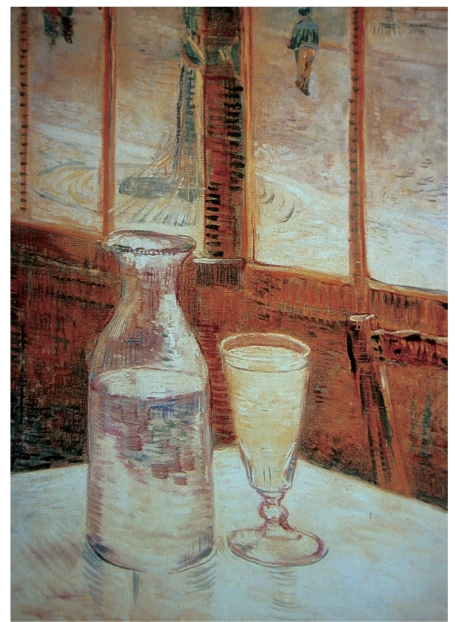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：苦艾酒。



圖5：嘉舍醫生。



圖6：奧維的梵谷及思奧墓園。

電活性，讓人產生靈感，或對眼前的景物產生新的景象。所以畫家莫第里阿尼就曾嘗試用迷幻藥來刺激自己的創作能力。不過若這種刺激作用持續下去，就會產生傷害自己的衝動，例如梵谷的割耳，而在嚴重時還會出現精神錯亂。有趣的是苦艾酒的作用可以用溴化鉀來減少，當時雷醫生就是這樣來治療梵谷，而抽煙卻又可以加強苦艾酒的作用，偏偏梵谷又很愛抽煙。此外我們可以發現當梵谷從聖雷米的療養院跑到阿爾和老朋友見面，又喝了許多苦艾酒時，他的疾病馬上又發作。這可以從他連續寫給弟弟思奧的信件中看出來。

梵谷在舉槍自殺（電影中認為是梵谷發瘋後，攻擊他的小孩之一開的槍），嘉舍醫生（圖5）將他葬在奧維的墓園，並從自己家裡移植一株苦艾樹種在墓邊。15年後（1905）將墓挖開重葬時，發現樹根緊緊的纏繞著棺木，就像擁抱著他一樣。梵谷生前被苦艾酒的慢性中毒殘害了生命，沒想到死後苦艾樹仍緊抓著他不放。生前一直資助他的弟弟思奧，於1891年也因傷心過度而去世，他的墓在1914年由荷蘭烏特列支遷葬到梵谷旁邊，而那棵苦艾樹已於1905年移回嘉舍醫生

的家，現在墓地上生長的是來自嘉舍醫生花園中的長春藤（圖6）。

2012年，英國和波蘭的電影工作室 BreakThru Films 和 Trademark Films 開始籌拍一部名叫《Loving Vincent》的動畫電影，以梵谷八年來的800封信件、860幅油畫、1026幅素描以及他生命中的20位人物來探索梵古的精神世界與死亡之謎，帶領觀眾深入瞭解梵谷的世界。製作團隊找來100名動畫師一筆一畫的模仿梵谷的筆觸，每秒12張手繪油畫的方式，將他的作品串連成一齣訴說著一個男人一生的動畫。電影中藉由一位畫中送信人物的探索，來了解梵谷的直接死因並非自殺，而是一位小孩亂開的槍，才會導致傷口是由腹部進去，而非正規的打擊太陽穴或是含在嘴巴往延髓射擊。雖然如此，梵谷的死，也因弟弟思奧小孩的出生而無法供給有關，怪不得他不說出兇手是別人了。

1882年2月，他寫給弟弟思奧的信裏，對自己的評語是這樣的：

「我在大多數人的眼中算老幾呢？一個一無是處的人，一個怪異又討厭的人，一個目前一無所有，以後也永遠不會有社會地位

的人，即使真是如此，我依然希望藉我的作品來顯示這麼一個怪人，一個無名小卒的內心所蘊涵的東西。」

最後他說：

「至於我自己的作品，我正為它冒著生命的危險，而我的理智已半倒塌了。那沒關係——但你不屬於現世的畫商行列，你仍可選擇你的立場，本乎人性的做選擇。可是又有甚麼用呢？」在憂思中與你握別。
——1890年7月27日 文生

文末，我想用電影末尾的配樂，由Don Mclean 作詞和作曲的文生（星月，Starry Starry Night）其中的一句歌詞做收尾，

「如今我才明白你想對我說些什麼，你清楚的時候承受了多大的痛苦，你努力想讓他們得到解脫，他們卻不予理會，也許現在他們會知道。」

參考文獻：

[1]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文森特·梵高>

[2]張天鈞，梵谷與苦艾酒中毒，景福醫訊
2002年6月PP.26-28



張天鈞小檔案

臺大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名譽教授，曾任臺大醫學院內科特聘教授。臺大醫學系畢業，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。專長甲狀腺及內分泌學疾病之診治，主要成果有：甲狀腺疾病之細針吸引細胞學診斷及其與預後之關係，甲狀腺眼病變致病機轉及治療，甲狀腺機能亢進症（葛瑞夫茲氏病）遺傳基因研究，輻射鋼筋污染之建築其對甲狀腺之影響，甲狀腺未分化癌再分化方法之研究等。曾任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理事長、臺灣臨床細胞學會理事長。